

本 期 导 读
B2-B3
新民环球讲坛聚焦亚信峰会
B4 美国女兵将上战斗第一线

新民环球



乌克兰东部
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12日宣布,根据11日的公投结果,决定在当地建立主权国家。

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| 第554期 | 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:张颖 编辑邮箱:xmhw@xmwb.com.cn

老龄化社会引发消费减少创新乏力增长停滞

“银发海啸”来袭 如何拯救经济

文 / 袁原

再过20年,全世界将有11亿人年龄超过64岁,占全球总人口的13%。

“银发海啸”将席卷大部分地区,唯有非洲和南亚能幸免。那可能是一个房价低迷、增长乏力的世界……

想体面地退休、优雅地老去?是时候未雨绸缪了。

专家描绘灰色前景

有史以来活过65岁的人,近半数、约6亿人生活在当今世界。不过,与全球总人口相比,这个年龄群人数仅占8%,影响甚微。

再过20年,情况将大不一样。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寿命稳步增长双重作用下,到2035年,将有11亿人活过65岁,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13%,而年轻人所占比例将显著下降。

“银发浪潮”来袭,唯有南亚和非洲得以幸免。目前,这两个地区人口近30亿,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到50亿。但即使如此,也只能减缓而非彻底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。

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,老龄化等同于增长减速。上了年纪的人收入有限,多靠储蓄过活。与年轻人相比,老年人的购买力明显不足,几乎不会消费汽车、房产等昂贵商品。对于宏观经济而言,这意味着储蓄减少、利率抬高、房价低迷……无一利于经济增长。

首创“第三世界”提法的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·索维担心,人口老龄化会令第一世界国家沦为“一个老年人的社会,住在老房子里,思忖着老点子”。

老人抢掉青年“饭碗”

在出生率没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下,如果不延长退休年龄,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萎缩。

根据经济学家计算,由于劳动力萎缩,日本过去13年里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少了0.6个百分点,在未来四年内,每年还将损失一个百分点的增长。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,分别因此损失0.5和0.7个百分点。

如今,6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20%仍在工作,而2000年只有13%。近半数60岁出头的德国人还在工作,而10年前同一比例仅为25%。这一现象与各国财政状况有关。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推迟发放退休金,



▲全球多数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
▼宝马公司为应对技术工人短缺,留用了大量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员工
▲智能设备可以弥补老人的体力不足
本版图片

为债务缠身的政府争得喘息之机。

退休年龄普遍延长,教育因素功不可没,教育程度越高,越有可能延迟退休。此外,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薪酬水平较高,更有动力推迟退休。平均而论,这个人群也更健康、更长寿,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诸多乐趣。

但糟糕的是,随着越来越多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持续工作,劳动市场上技术水平较差的年轻人却越

来越少。在欧洲,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。在美国,劳动参与率仅为63%,已经达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,其中技术含量低的男性就业岗位损失严重。

科技弥补能力衰退

或许,打造一支精干的劳动力才是出路所在。丰富的知识可以弥补认知能力衰退;智能机器人则能替代劳动密集型工种。欧洲和美国

的情况证明,如果教育程度足够高,上了年纪的劳动者甚至更具生产力。

对于教育水平高、老龄化严重的国家,这是一个好消息。然而,在那些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,情况则非常不妙。

教育和技术决定了老年人的工作时长和质量,也决定了他们的收入。在美国,随着教育程度较高的“婴儿潮”一代年事渐高,60岁至74岁男性收入占男性总收入比例显著上升,从2000年的7.3%增至目前的12.7%。法国80岁老人的平均财富是50岁到59岁的1.34倍。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工作的时间都长、生产力更强。

社会分配更趋两极

经济学家预见,长此以往,少数教育程度高、上了年纪的劳动者将获得收入分配中的大部分。即使他们退休后动用这笔钱养老,仍可能出现“人死了,钱没花完”的局面。

这将导致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恶化。由于教育程度高且收入不菲,一部分老年人延迟退休,占据大部分财富。另一方面,由于消费能力有限,他们的财富最终化为大量私人储蓄,无益于增加投资、鼓励创新。

老龄化同样可能影响政府决策。随着该年龄群所占人口比例增大,老年人拥有更多投票权,产生不利于其他人群的政策影响。不少发达国家近年来出台的政策优先顾及少数富有、年长人群的利益。

例如,英国最近改革养老金提取规定,赋予老年人更多支配自由;意大利取消房产税改革,为有房产的老人“松绑”;美国大幅削减补贴年轻人和穷人预算,对政府的医疗和养老支出却鲜有动作……

结果,极有可能巩固有技术的老年人的优势。在社会分配中,这个人群将占有更大比例财富,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将进一步被排挤,教育程度低的无业青年则可能永无翻身之日。

相关链接

高龄依赖比

高龄依赖比(old-age dependency ratio)是判断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关键指标,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者的人数与工作年龄成年人数量的比值。

2010年,全世界的高龄依赖比为16,即每16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100个25岁到64岁适龄工作者。这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。然而,联合国预计,到2035年,高龄依赖比将上升到26。

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尤其严重。到2035年,日本的高龄依赖比约为69,显著高于2010年43的水平,德国将从38增长至66。美国出生率相对较高,但高龄依赖比在未来20年将激增70%,到2035年达到44。

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不高,20年后的绝对水平也不高,但相对增长显著。例如,到2035年,拉丁美洲高龄依赖比仅为27,但与目前水平(14)相比增长近一倍。整个新兴经济体的高龄依赖比也将增长近一倍,到2035年达到22。

“美国凯恩斯”预言经济停滞

人类体力和认知能力随年龄衰老而减弱。有“美国凯恩斯”之称的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·汉森1938年预言:美国将经历大规模人口萎缩,导致增长乏力,引发经济“长期停滞”。虽然该预言因“婴儿潮”出现落空,但其理论仍然深入人心。

汉森认为,人口萎缩导致消费减少,进而影响企业创新,最后引发经济增长停滞。如果该理论成立,那么即使延长退休年龄也无济于事。因为,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愿多花钱,这不利于企业创新。

日本是老龄社会的典型。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日本劳动力开始萎缩,其生产力增长随之减速。人口老龄化以来,德国经济表现也大不如从前。但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排名中,日本和德国仍然名列前茅,甚至领先美国。

本刊主编 汪一新 卫蔚

(本刊除“论坛”及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外,均由新华社供稿)